

一切都很好

誠懇平實過生活的儒家哲學

原始儒家是不嘗試系統形上學的，而這個「不管」反而真正顯出了他學問的特色。

有人說宋朝儒學補足了儒學形上學，我倒覺得有形上學反而是種實踐的妨礙。

宋朝理學之祖——周濂溪

一般而言，周濂溪被公認為宋朝理學之祖。我們從他的身上，已可大體看出現學有著更新的風貌，不同於傳統儒學。

黃庭堅（北宋文學家）曾經說：

「濂溪品甚高，胸懷灑落，如光風曆月。」

程明道也曾說：

「自從見周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（感到自己的生命和大自然相融合相合）。」

又說：

「周茂叔審前不除，問他何故，他說：與自家意思一般（青草的生生死不息，就如自己的生命的生一般有生機。）」

他寫了本《通書》，一開頭便說：

「誠者，聖人之大本，大成乾元，萬物資始，誠之源也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誠斯立焉，純粹至善者也。」

「至誠則動，動則應，應則化，故曰誠之而後言，誠之而後動，誠之而後變。」



閱讀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閱有趣

當一個人向外追尋財富、成功、物質上的滿足之後，他往往會發現到，這些在外利益，並不能帶來平靜和幸福。

對外在成就產幻滅感的人，會轉而追求較為內省的道路。他開始簡化生活，捨棄身外之物和象徵，往內心尋找答案。但是，這樣內在修行者在面對世俗責任，例如付房租、養家或找尋穩定工作時，往往會窮難堪。

是不是有一種道路能夠揉合西方與東方、外在與內在、肉體與心靈、現代科技與鄉土智慧，讓生命不是二選一的命運，而是一體兩面的集合。這種既努力追求和平心境又兼具勇士精神的道路，便是「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」所要陳述的。

聖奧古斯丁有一段話：

「不要祈求富貴擔憂，而要祈求肩膀強壯。」

這本書沒有教我們如何致富，也沒有教讀法，它只是告訴我們，這世上還有更高層次的處世方略，以及確有一種身心靈平野合一的修煉。這是某種看待世界方式的改變。所謂「看見才能掙脫束縛」，作者藉由蘇格拉底的口，教我們如何讓亮光照耀靈魂，如何療癒我們的身光，而在日常生活處事做人上，強而有力。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。



周濂溪認為，天道便是一個「誠」，明確地否認有「氣」有「情」，它本身純粹至善，是一個「所以然」之「理」。這明顯與原始儒家「中庸」的思路有所不同了！按照原始儒家的看法，獨顧一個天理叫作「誠」是有問題的，「理」本然就平鋪在那裡，豈有「誠」與「不誠」可言！

沒有「形上學是原始儒學的特色

在中庸，「誠」是虛懸地談一個「天道」的本性。中庸說：

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。」

「至誠」一定要在自己生活的行動中談，所謂「盡其性」就是在每一個情境中，恰如其分地表露天所賦與純粹的天性，而沒有人為私心的擾雜，誠，便在其中矣。原始儒家是不嘗試系統形上學的，而這個「不管」，反而真正顯出了他學問的特色。有人說宋朝儒學補足了儒學形上學，我倒覺得有形上學甚至是種實踐的妨礙。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：

「年輕的莎莉生平從來沒說過一句話。她母親帶她逛過群醫，卻徒勞無功。一天早餐桌上，莎莉她的吐司扔掉，嚷道：『這吐司烤焦了，我吃不下去了！』她母親說著若狂。『莎莉！你終於說話了！這麼多來，你怎麼一個字也不說？』莎莉說：『之前一切都很好啊！』」

另有一個故事：

「有個愚蠢的男子帶了一隻雞去看精神科醫生，說：

「醫生，這是我弟弟，他以為自己是雞。」

其實這隻雞是沒問題的，在雞的身上，「弟弟」並不存在的，真正有問題的人，是這個愚蠢的男子。原始儒學是沒問題的，多了一些形而上學的理，反而失去原始儒學本應具備的血汗

本文摘錄自「文化大古今」第三十一講中國講堂

「開笑話」，則鮮如新客。宋代學郎的說出

「最後一章

本文摘錄自「文化大古今」第三